



绽放

听世界500强
企业女总裁聊聊职场

王舒婧◎著

职业理想，坚实的从业生涯，纯本土外企精英30年的岁月绽放。

BLOOM



中信出版社·CHINACITICPRESS

绽放

听世界500强
企业女总裁聊聊职场

周忆 王舒婧◎著

BLOOM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绽放: 听世界 500 强企业女总裁聊聊职场 / 周忆, 王舒婧著.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1

ISBN 978-7-5086-3750-1

I. ①绽… II. ①周… ②王… III. ①成功心理—通俗读物 IV. ①B848.4-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 289160 号

绽放: 听世界 500 强企业女总裁聊聊职场

著 者: 周 忆 王舒婧

封面摄影: 武海勇

策划推广: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 4 号富盛大厦 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 印 者: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插 页: 16

印 张: 12.75

字 数: 15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4 月第 5 次印刷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朝工商广字第 8087 号

书 号: ISBN 978-7-5086-3750-1 / F · 2790

定 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 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发行公司负责退换。

服务热线: 010-84849555 服务传真: 010-84849000

投稿邮箱: author@citicpub.com



▲ 我自己最满意的一张时尚“大片”。
《芭莎珠宝》为我拍的，
也喜欢这条裙子，
前提是不能吃饭，
因为裙子很瘦。



- ◀ 《瑞丽伊人》寻找OL榜样颁奖盛典。
我拿到的是“榜样魅力奖”。
奖杯很美，是琉璃工坊的作品慧质兰心。

- ▼ 美国《广告时代》杂志2012年最受瞩目的女性颁奖典礼。





◀ 我(左)和姐姐，
她大我4岁。
我叫周忆，她叫周恬，
不过似乎跟“忆苦思甜”之类的没什么关系。



▲ 上大学期间
每年回家探亲都会留下一张全家福。

▼ 这是一张十分珍贵的合影，
同年入解放军外语学院的八位浙江老乡，
我是“八仙”中的何仙姑
唯一的女生。





▲
在解放军外院求学时期的我，
整天都是军装军裤，
想美也没有机会，
只有露出的衬衣领子
是一小块儿“臭美自留地”。



◀ 在军校做教员时，
发现海军的军装比陆军帅，
于是我借来照相。

我在不穿军装那位男士的右侧。▼

这些是我教的学生。
我们年龄相差不几，
所以很容易成为朋友。

外语学院八八级英语三班毕业留念



▼ 2011年我的中学母校校庆110年，
4位老前辈老校长特意来京请我回去参加盛典。

这是我莫大的荣耀，
他们一路培养我良多，
这么隆重的邀约，
我内心惶然，
只觉是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 在中法公关公司，一个初涉外企的“菜鸟”。

▼ 卡地亚的时尚派对上

偶遇当年就职的中法公关公司的创始人杜蒙（右一）。他是第一位教我怎么做公关的“师傅”。



序言

BLOOM

我的北京爱情故事

潘跃

(中央电视台制片人)

一个清秀高挑的江南女孩儿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攻读英美文学硕士学位，一位央视的男编导，正好负责青年大学生栏目，便可以假创作拍摄之名，多次出入北外，不断接近心仪的女孩儿，直到有一天她的心为情而萌动。这是一个校园剧的故事梗概吗？当然是，但它首先是我和太太周忆婚恋史的源头。

只是一个非常巧合的缘由见到了周忆，没有什么戏剧性，但我喜欢她跟我当时的心境和状态有关。在认识她之前，我一直在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不停地奔走，混迹于各个电视剧和纪录片剧组，与各种女孩儿打交道，这些女孩儿不论年龄大小，大都算是社会生活阅历丰富的人，而我自己，由于见多识广，内心也

显得十分沧桑，至少我自己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一旦在大学校园那块净土中见到周忆，我猛地好像被一泓清泉醍醐灌顶，“穿越”到另一个时空。我喜欢高挑腿长的女孩儿，她符合我的这一思维定式。一旦跟她敞开聊天，她如泉水般的单纯、透明和清澈不断荡涤我内心的创痕和污垢，让我沉重的内心开始轻盈起来，紧张的精神开始松弛下来，那是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

这种感觉总是让你回味、陶醉、上瘾，产生心理依赖，最后完全离不开，我就是这么爱上她的。人的单纯一定来自于成长经历的单纯，周忆从小就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栖居在家中，又是学校的学习尖子，老师的呵护和各种荣誉始终环绕着她，犹如一个保护罩。大学阴差阳错上了军校，而且是从山清水秀的江南到了风沙漫漫的河南，生活上经历了磨炼。但是由于军校管理严格，比如严禁谈恋爱，比如周末未经批准不许上街等，使她没有过早接触社会受到污染，心灵上依然保持了纯白的底色。所以，我是幸运的，像她这样秀外慧中的女孩子，在成长的路上，但凡环境世俗一点，有哪位男性一“截获”，就轮不到我了。

所以感情开始起跑时，我们俩的差异非常大。说句老实话，我当时看她的目光是有点向下的，我已是走南闯北的江湖大哥，她是桃花源中的小妹，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谈恋爱就是一个“谈”字，那时我们俩一聊就是很长时间，大都是我“主侃”，叙说各种经历遭遇、逸闻趣事，她依偎在我身旁，仔细聆听着，不时被我的俏皮话逗得哈哈笑，她笑得也是那么自然，既不是矜持端着不忘淑女姿态，也不是没遮没拦一通放肆。

几个月后我打算娶她，也没有正式的求婚仪式，毫不怀疑毫不动摇地就认为我超喜欢她，我要一辈子罩着她，让她幸福。也知道她喜欢我，这就够了。婚后我知道了，她当时就是一个纯纯粹粹的文艺青年心态，喜欢我的幽

默感和戏剧化语言，喜欢我的长头发和络腮胡子，喜欢我的大块头和大嗓门儿，喜欢我的糙劲儿和“导演范儿”，她竟然不喜欢小白脸和穿戴干净整齐的人！她的偏好真是拯救了我。她在北外有不正一个明的暗的追求者，有一次，我去北外找她，她不在，我在她宿舍门前转悠等她，一个帅哥走过来问我找谁，我说等周忆，他的语气和眼光里都是敌意，即使在光线昏暗的楼道里我都能强烈感觉到这一点，只好匆匆离去。

在我们的婚礼上，我的有些同事朋友第一次见到她，也都认为我娶了个乖乖女，可能生活在童话世界里，要不怎么会嫁给我呢？都一致叮嘱我，待人家好点儿，别坑害“下一代”。

谁都没有想到，周忆不是一个孱弱、没有主见的女孩子，她强大的内心和独立的品质是逐渐显现出来的。我当时没有特别意识到，她其实与一般的女孩子是有相当不同的，后来当她成功了，再回头去看起点的那些点点滴滴，才恍然悟到：那些生活琐事，都蕴含着相当重要的意味，真是草蛇灰线，一脉相承啊。

记得从我们认识的那一天起，她没有问过我跟收入有关的事情，像我的工资是多少，有多少外快，我父母给我多少钱或者反过来我给父母多少钱等等。这让我很舒服，心里很释然，显然她即使和我结婚，也没有丝毫傍大款的嫌疑。老实说，我当时是一个准穷光蛋，虽然工资额度尚可，但都被我的狐朋狗友懵懂迷离地造光了，剧组又一直欠着我的一大笔劳务费，再加上一年到头在各地跑，手头上没有什么闲钱，存折上也是可怜的一个数字。我有个父母给的一居室，但里面空空荡荡，连睡觉和吃饭的物件都不全，她第一次进到房中就一定八九不离十地估计到了我的收入状况，但她什么也没说。由于囊中羞涩，我和她每次见面，我都“放血”不多，去北外看她，给她带

的零食很便宜；约她到外边，吃的饭馆也很普通。比如我请她吃的第一顿饭是朝鲜冷面，就在府右街北口西南角的延吉面馆，这家国营面馆今天居然还健在，这成了我们的一大幸事，因为那是我们的感情圣地——可以不时去故地重游缅怀往事。更凑巧有趣的是，夫人生儿子居然就是在饭馆对面的北大医院，而且过了预产期一星期她都没有分娩的迹象且食欲极好，有一晚突发奇想，避开护士的严密监管，成功偷偷溜出医院，在延吉面馆吃了一大碗冷面，大快朵颐，夜里就腹中绞痛，咣当把儿子生了下来。你说在生命中有多少巧合交集，命定了前因后果。

她自己很能挣钱。她当时虽然读研究生，但她的组织关系仍然在解放军外语学院，仍是现役军官，九十年代初，军队的工资比起地方还是相当高的。由于英语流利，在改革开放初期这算是身怀绝技，挣起钱来毫不费力。当时我们住在万寿路，而北京西三环一带，社会上各种外语班遍地开花，今天的新东方总裁俞敏洪那时也蹬着三轮，不亦乐乎地为自己蜷伏在京郊农民村里草创的新东方学校拉着过冬的蜂窝煤。周忆就在那时被各种班聘去教英语（精读、泛读、口语、写作等门类），她父亲是大学老师，她也是大学老师，再加之中学和大学时代都拿过演讲和写作的大奖，上课极为生动流利，所以不管哪个班她一旦去讲过，以后想推都推不掉，每推一次，结果就是她的小时授课费又涨了一次，弄得她都怪不好意思的。这还算是小钱，如果有师兄师姐或外国朋友找来，让她去给某个国际会议做一次翻译，那挣的就是巨款了。

当时，北京以至全国都还实行外汇券制度，这是一种准货币，既不是外币（严禁在中国国内流通），也不是人民币（当时正在大幅贬值，说白了就是不值钱，今非昔比啊），所以国家就推出了外汇券，在涉外场合使用。虽然面值和人民币一样，但在黑市上一元外汇券可以换两三元人民币，而且当时像

友谊商店、出国人员服务部等能买到进口和外贸商品的地方，一律只收外汇券，不收人民币，所以让外汇券更加走俏。某种意义上，手中有外汇券，不仅代表你有钱，而且是有身份的象征。记得有一次，她做翻译回来，脸上笑盈盈的，关上家门，从包里拿出五百元外汇券，把我震了，要知道当时人们的月工资也就区区一两百元钱。挣钱虽多，但不容易，每次去上英语课，她都要骑上自行车，恰逢春天，北京风沙大，不时有沙尘暴，等她讲课回来，浑身上下犹如一个土人，让人心疼。那些社会上的英语班，有些就租京西农民村里的房子上课，她还要在土路上颠簸，有一次居然连车带人横摔出去，手心和膝盖划得都是血道子，我是真怕她出事，不让她去了。她哭完鼻子，反倒过来安慰我，说偏的不去了，咱可以多去不偏的，咱们马上要结婚了，需要钱是太大的。这真是让我感动不已，更羞惭不已，这么娇弱的一个女孩子，努力去挣钱，你说我这爷们儿的脸往哪儿搁？可她从不这样认为，有时我表达了这层意思，她就笑嘻嘻地反问我：“要不，你替我去讲课？”

出乎我意料的是，像她这样从小被父母和叔叔阿姨呵护有加的乖乖女，一个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模范生，居然讲究生活的品味，对生活的技能悟性极好，一点就通。比如，她特别讲究吃，不是说她讲究山珍海味，而是说她非常在乎菜的品质和味道，而且她也会做，不断琢磨烹调术。一居室单元的厨房非常简陋，但她每次进去前，都会在一张纸上把菜谱写好，然后先把原料采购全，再走进厨房，一顿锅碗瓢盆的铿锵声后，一桌美味就出炉了。

几个月下来，她还是那么瘦，我却长了十几斤的膘。由于厨艺不错，我们当时也敢请同事朋友到家里聚餐，“暴撮”一顿，这在同龄人中真不多见。来的人大吃大喝并赞不绝口时，她虽然嘴上很谦虚，心里是极享受的。由于生长在知识分子家庭，家教极严，看她从小学到中学的黑白照片，穿着都是

很朴素的，大学上了军校，用她自己的话说是 在修道院里修行了几年，肥大的军装一上身，对于女孩子来说，别说美了，连性别区分都成问题。我刚认识她时，她考到北外读研不到一个月，打扮也很朴素，不过这一切很快就发生了变化。北外美女多，这是仅隔一条马路的北京理工大学男生给的评价，其含义应该既指人长得漂亮，也指会穿衣打扮比较洋气。到底是学外语的，跟老外打交道多，进出涉外场所比如饭店、俱乐部的机会多，受到西方文化影响熏陶的时候多，近朱者赤，人自然也就打扮入时起来。周忆也不例外，来北京不久，很快就在穿衣打扮上越来越有想法和品味。当然，那时距离奢侈品还很遥远，也还没有机会出国，但从小店里淘来的所谓出口外贸服装经过她的精心搭配，就变得很潮。

我的那个一居室单元一直是白粉墙水泥地，周忆第一次来就从北外宿舍拿来小饰品摆在桌子上窗台上，立刻让屋子有了情致。她北外室友男朋友的姐姐在中央美院读研究生，通过她结识了一位美院才子，也是一位当时罕见的家居设计狂人。他用整幅的布吊在我家天花板上，风格极为夸张；从街头找来小木匠，按照他的规定打出式样独特的家具。每次设计狂人一来我家，周忆就会与他兴致勃勃地讨论新的室内设计构想，接下来我家又会变成新构想的实验场，发生不大不小的变化。周忆是一个能够把生活和事业、美感与智慧水乳交融的人，她绝不会因为追求精致、精细、精美的生活而抛弃事业追求，也不会因为事业追求而变得生活寡趣。当时，研究生还是稀罕物，读研也是一件苦差事。她买了一台进口打字机（当时个人电脑还比较稀缺），整天噼噼啪啪地写着，可一有空闲，她就会打开冰箱构思菜谱，或打开衣柜构思穿着。即使在撰写硕士毕业论文、准备毕业答辩的最繁忙时刻，她也不会让我们俩的生活将就、凑和、马马虎虎，她是一个不能忍受也不允许在生活